

推薦序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丁仁傑

主編楊弘任博士與畢遊塞（Sébastien Billioud）博士所編的有關於一貫道全球化課題的專書即將出版，囑我寫一篇序言，我感到相當榮幸。本書除導論外，共有九篇研究案例（四洲九個國家），介紹了一貫道在全球各地的發展模式，涵蓋了加拿大的溫哥華、美國的洛杉磯與各州城市、歐洲法國的巴黎，以及位處非洲的南非約翰尼斯堡與相關城市，也初步探索了東北亞日本的東京，以及東南亞的新加坡、泰國、印尼與越南，對某些國家的分析甚至已跨入整體國境中的一貫道傳道歷程、地理分布、國家與宗教關係，以及相關的跨國界、跨族裔與再跨境現象，全書極為全面且具有理論層次上的野心。

書中把一貫道的全球擴展分為三個階段：一、1930年代起從華北起源地向中國全境的「開荒」歷程，但當政教關係更加緊張，高度管制的措施更為嚴峻之時，一貫道也就更為明確被推向了新的國度，「道傳萬國九洲」的教義訓示讓滿懷使命的傳道道親更快離開原國度，跨入新的未知之境；二、1970年代前後，一貫道以臺灣為主要基地的現象越顯成熟，但來自政府的管制與取締仍未放鬆，一貫道多個組線持續前往華人佔顯著比例的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深化道場根基，而在東南亞其他鄰近國家的「開荒」仍然繼續著，同時，一些組線也開始在美洲、歐洲、大洋洲各個主要國家嘗試建立海外道場；三、1987年後，一貫道在臺灣已取得合法地位，中國崛起也造成華人文化影響力的擴張，這之後一貫道便已不是在壓迫中向外找尋出路，而是在充滿文化自信中更積極地向外擴展，甚至在全球各地在地化，超越華裔背景，而有了真正的跨族

裔的擴展。

一貫道在各地的發展，有各種阻力與助力，有時候阻力也會成為一種傳教的張力，而促進了新的信仰社群和傳教模式。本書的重點可以說是主要擺在一貫道全球傳教的政治經濟學考察，這個考察一方面呈現了一貫道全球化模式裡的異質構成與多中心化，一方面也顯現了一貫道組織上的韌性與彈性。

一貫道承繼的民間教派，長久以來是一個政治上的異端，不斷被政權與知識菁英所打壓，但弔詭的是，這個民間教派的傳統，卻又往往是廣大民間跨地域性最強，活力與韌性都最旺盛的一股中堅力量。借用學者樓宇烈的說法，中國傳統文化如果從整體上來把握的話，那麼人文精神可說是它的最主要和最鮮明的特徵，這個人文精神與西方「人文主義」的排斥超自然不盡相同。具體地說，華人文化裡的「人文」的主要內涵是指一種以禮樂為教化天下之本，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一個人倫有序的理想文明社會。在天地人三者中，人處於一種能動的主動的地位。從生養人與萬物來講，當然天地是其根本，然而從治理人與萬物來講，則是人能動的，操有主動權。就這方面說，人在天地萬物之中可說是處於一種核心的地位。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與超越放在首位，注重人的倫理精神和藝術精神的養成等，正是由對人在天地萬物中這種能動、主動的核心地位的確認而確立起來的。

表面上看起來，歷史上也的確是如此，人文精神主要是來自菁英階層的文化意識，而想要在各種超自然和自然的力量之外，突顯人本身的地位和價值。但必須要說，華人文化裡的人文精神，出於各種歷史原因，聚合在民眾宗教的活動裡，它早已被一種大眾化的形式所包裹，正如李四龍教授的以人文宗教來概括中國傳統宗教生活：「以感應為體，看似神祕，但在中國人的心目裡也很自然，如同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感應，保留了對異己力量的敬畏；人文教化，則是中國宗教的現實目標。此兩方面，構成人文宗教的基本內涵，使之成為中國宗教史的核心範疇。」而這個人文宗教，顯然存在著知識菁英與庶民大眾的區

別：「君子與百姓的差別，一個以為文，一個以為神？關鍵是對天道的把握方式並不相同。……這裡隱含了中國傳統宗教的本質特徵：感應。君子能在天人之間有所感應，道法自然；百姓則對天人感應並不精通，盲從而已」。

但是，過去被打壓與壓抑的大眾化形式的人文主義，顯然在當代全球性傳播的形式裡已脫胎換骨了。世俗化歷程在西方，如 Max Weber 所講，是一種「除魅化」(disenchantment)，Weber 預言人類社會將成為一個「大鐵籠」(the iron cage)，理性邏輯直接或間接地鼓勵對於經濟利益的追求，理性化與資本主義的牢籠將使人類精神陷入無有縫隙的網綁。不過，捷克裔的社會學家 Ernest Gellner 認為，世界必然會「返魅」(re-enchantment)，因為人類不可能活在這樣冷冰冰的世界裡，雖然除魅是現代性所不可避免，但隨著生產力的提昇，世界只要有一小部分人專業進行理性生產即可，大部分的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裡，會追尋各式各樣的「返魅教義」，經過大眾化精神改造過以後的精神分析學、馬克思主義、維根斯坦思想、現象學、民族方法學都是，這些「返魅教義」的特徵是他們都在嘗試使他們自己與自然主義能共處，而不需透過超自然力量而加以解釋，由此看來，世界不是一個「大鐵籠」，而是一個「橡膠籠」(the rubber cage)。

但是，華人世界既不是「大鐵籠」，也不是「橡膠籠」，在臺灣被動性的世俗化的歷程裡，並非產生民眾認知與身體慣習上的世俗化，反而因「世俗性」的引入主流社會後，產生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帶給民眾宗教新的發展契機。當大眾產生了社會承擔，相應的，民眾宗教產生了更為積極淑世的一面。甚至於在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格局裡，當全球化造成了全球商品流通、生產網絡和生產力擴張，有利於全球的整合和經濟的發展，後進國家因此受惠。而處在被动跟著資本主義團團轉的生存險境裡，真正勞苦功高，擔當起臺灣社會進入後進資本主義而忍受「微利化」的，不完全是知識菁英，而更是廣大的庶民大眾。其背後真正支撐大眾的哲學與宗教基礎，則正是那個少有人注意卻淵遠流長且至今才

開始開花結果的「大眾性人文主義」：以樂觀無比的成佛成聖的自我期許，而在一種集體性的儀式氛圍和崇恩報德的社會支持中，託付社會改良的想像與實踐。

而這個「大眾性人文主義」發展規模尺度上的擴大，也正隨著全球化現象裡的方方面面的軌跡，而不斷被實驗出來。雖然華人世界既不是「大鐵籠」，也不是「橡膠籠」，但它確實帶著這個「大眾性人文主義」的基底，而去填補著世界各處的「大鐵籠」和「橡膠籠」裡的心靈需求，並產生了各種奇異且充滿生機的社會與文化現象，就華人「大眾性的人文主義」來說，也正在反身性的過程裡，不斷處在重新建構與型塑當中。

這裡所講的當然不只有一貫道，但一貫道的全球化，最鮮明的開展與體現了華人「大眾性的人文主義」，也在全球性的尺度裡檢驗著這個華人文化內涵裡的某種根本精神。

前面講了那麼多，其實只是在為本書的出場來鋪一個梗，而在這個「大眾性的人文主義」的前提下，我並接著想要問三個問題：

如果說由菁英闡發的人文主義擔綱者有很強的道德使命觀，並在國家與文化危急存亡之秋間致力於傳教，如同明末遺臣朱舜水到了日本而成為儒教的傳播者，這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加以想像。但是，一般大眾呢？這種「大眾性的人文主義」，從什麼時候開始，具有了向外傳教的動力？並成為了內在性具有傳教性格的制度性教團呢？它又要憑藉什麼來向世界傳教呢？它如何由被迫害的異端教派，一轉眼成為了自我認定能在世界上具有優勢的華人人文主義的傳統呢？

華人「大眾性人文主義」本身的統合性與彈性到底有多大？它如何在全球各地進行在地化？這個全球性的地方性的彈性，如何又會反過來又不斷影響了這個華人「大眾性人文主義」的內涵與實踐模式？

由這個一貫道在全球的在地化，與傳播模式，我們要問：全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由「大鐵籠」到「橡膠籠」，現代性與西方社會原所具有的「排他性的人文主義」(Charles Taylor, exclusive humanism) 出

現了甚麼樣新的變奏？一貫道反映了質變與轉化過後的「大眾性人文主義」之在量上的最大的尺度（全球在地化），在這個放置了華人「大眾性人文主義」最大尺度的全球網絡裡，由這裡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觀察到「大鐵籠」與「橡膠籠」之類比敘述以外的能容受全球文化的「全球性」的新的面貌呢？

本書兩位主編勞苦功高並有著強烈理論化的渴望，眾多全球差異性的案例，提供了進一步反思、歸納與比較的基礎。要把那麼多地區的案例收集起來，由不同作者一一進行分析，並由主編加以歸納與統整，難度極高。恭喜這本書的出版，書中處理的課題有無比的重要性，相信相關發現與理論的啟發性，很快就會在學術界與文化界發酵。世人將驚奇於華人民間教派傳統在全球化尺度裡的滲透、伸展、普及化，與如何能有助於不同文化圈裡的個人衍生出建構主體與身分認同的精神能量。

丁仁傑

2021年10月14日於南港